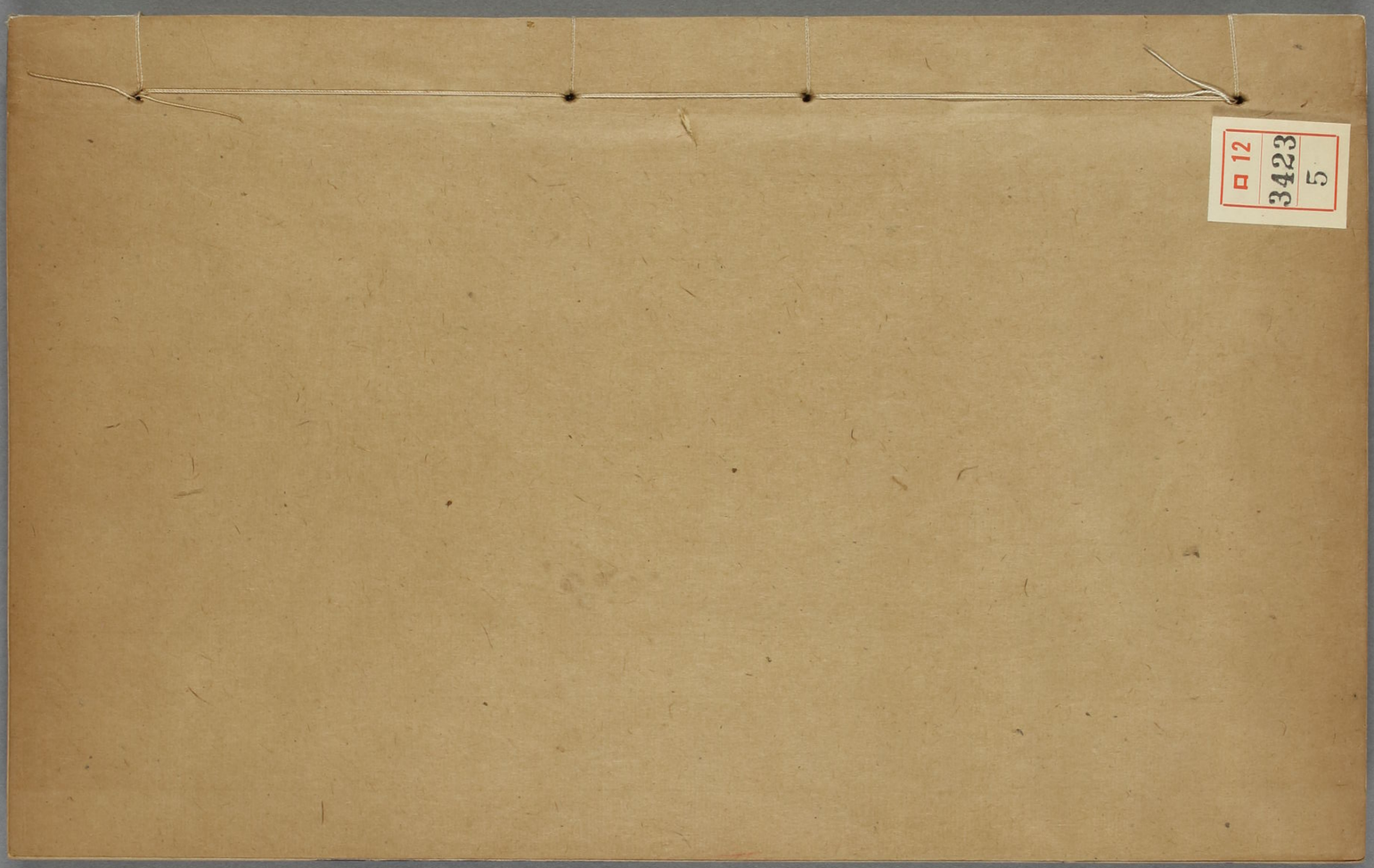
□ 12
3423
5

門 12
號 3423
卷 5

汲古閣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

論語四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爲。況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寓恐閨門中主恩。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昭 33.10.28 購入
藏書

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以上語類二條

問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爲可妻也。曰。雖嘗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答程允夫　○文集

子謂子賤章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爲君子哉若人。

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爲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語類

或曰雍也章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

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己。而不

足爲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粗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豪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以上語類二條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即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豪未得。不害其爲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

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爲椽桷已自可矣他不伏作椽桷又要作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豪隱微之間自知之爾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會晳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會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晳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

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作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何害。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殺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意處。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何。當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以上語類八條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胷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答曾擇之　○文集）

道不行章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粗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語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

盡仁。便見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爲宰。後來求乃爲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以上語類三條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

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居父問回也聞一知十。卽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徧。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如何。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況於其他。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翫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眞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以上語類四條

吾未見剛者章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爲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了。安得爲剛。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爲剛。悻悻者。外面有倔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語類

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

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曰。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舍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人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答石子重　○文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

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歎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麽。教聖人

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

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會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爲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閒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

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會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說道理。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始。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

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爲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處却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衞又是別項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爲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唯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論語類

子貢問曰孔文子孔姑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

問孔文子之謚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爲謚。如有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爲謚。皆無一善。而後名之

曰幽厲。凡二字諡。非禮也。如貞惠文子。睿聖武公。皆是饒兩字了。周末。王亦有二字諡。（以上語類二條）

此章固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答陳安卿○文集）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爲政者。偶一事如此耳。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類。謂爲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以上語類二條）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

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棁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語類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伏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脩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

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紂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

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

問五峯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初無私意。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析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體大。不可以一善名。須是事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若子文之忠。雖不加喜慍於三仕三已之時。然其君僭王竊號。而不能正救。文子之清。雖棄十乘而不顧。然崔氏無君。其惡已著。而略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能於其小而不能於

其大者。安足以語仁之體乎。曰。讀書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說。只是一說。非聖人當日本意。夫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心。則其仕已而無喜慍。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十乘而不居。當不特謂之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

令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說仁。若識得仁之統體。即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豪私意皆非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無私。所以不得爲仁。曰。孔子一時荅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慍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此。以上語類五條

問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所能

爲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爲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卽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作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答劉季章）

問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爲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解云心德全體非事爲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爲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某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曰此說得之（答鄭子上○以上文集二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

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倒不定了。

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賀孫曰。向看公冶長一篇。如微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未甚安。曰是如何未安。如今看得如何。曰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著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是著如此審細。如今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曰便是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支蔓。故學者

多看不見這般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恁地平平正正。更不著得些子蹺欹。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却都勞攘了。凡事固是著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略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

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絕。如何說得到這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是似閒。（以上語類二條）

問再思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曰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答陳安卿）

問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曰。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答都昌縣學諸生　○以上文集二條）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唯其

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閒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閒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營著力來。愚。只是沈晦不認爲己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爲愚。豈可以爲不可及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眞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於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眞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也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被他做得成一家。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爲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爲佛老又曰遯世高尚皆是苦行底人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以上語類二條

伯夷叔齊章

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爲善。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也。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以上語類二條

孰謂微生高直章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煞有將此一段作好說。謂其不如此抗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爲此說。今煞有此說。昨見戴少望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醯。亦是閒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

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作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己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己出。則怨將誰歸。語類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說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義。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

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以上語類四條

顏淵季路侍章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爲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却似有車馬衣裘爲重之意。莫與氣象煞遼絕否。曰。固則是。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

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粗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工夫。須自子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

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純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恝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

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知矜之爲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反不伐。便著意去解。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

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先生問衆人曰。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衆人未對。先生曰。子路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爲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爲。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閎祖錄云。子路顏淵夫子言志。伊川諸說。固皆至當。然二子之所以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自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脩爲。此其所以異也。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亞夫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燿

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檃著力去做。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爲事。然畢竟以此爲一件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爲聖門高弟。

問願聞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贊其雖荅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以爲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豪好慕之心作爲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耶。曰。聖人所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間。只見遜讓。故曰斷斷如也。注云。分辯之意也。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

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爲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

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己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胷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胷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胷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看子路所以不知常以是涵養於胷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以上語類十六條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今有學者。幸知自

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恁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著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以上語類二條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為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學。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語類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四

論語五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

則凡事嚴肅。卻要亦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煩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以上語類二條）

問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使南面。亦有可字。此可字。乃實許之。與下可字意不同。不審以何別之。曰。可字單稱。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答陳安卿○文集）

問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註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簡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

本意也。

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奧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樣。曰。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樣。又曰。看他諸公所論。只是爭箇敬字。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則爲疎略。仲弓可謂知旨者。但下文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

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簡。止以其簡爲可爾。想其他有未盡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爲善。楊氏曰。子桑伯子爲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其行自簡。但下文簡而廉一句。舉不甚切。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不簡。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過。既曰疎略。則太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乃所以不簡。皆太過。

范氏曰。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堯舜脩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爲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爲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脩己臨下。則恐分了。仲弓不應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處己亦若待人。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爲居簡行簡也。尹氏亦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呂氏以爲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謝氏以爲因前

章以發此章之問。皆是旁說。然於正說亦無妨。謝氏又曰。居敬而行簡。舉其大而略其細。於敬字上不甚切。不如楊氏作主一而簡自見。曰。可也簡。當從伊川說。剩却一簡字。正是解太簡之意。乃所以不簡之說。若解文義。則誠有剩語。若以理觀之。恐亦不爲過也。范固有不密處。然敬簡自是兩事。以伊川語思之可見。據此文及家語所載。伯子爲人。亦誠有太簡之病。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說是。以上語類五條

哀公問弟子章

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

或問顏子不貳過。曰。過只是過。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只消看他不貳處。既能不貳。便有甚大底罪過。也自消磨了。

不遷怒。不貳過。一以爲克己之初。一以爲用功之處。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

問學顏子。當自不遷怒不貳過起。曰。不然。此是學已成處。又問如此。當自四勿起。曰。是。程子云。顏子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來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是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問過。容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

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曰。如此看不貳過。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源頭。却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遷怒時。更無形迹。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這也便要如此不得。只是克己工夫。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却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克己事。時時就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

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體統說。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說。一箇是在生時說。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專揀

切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

明。自不遷不貳矣。

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

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貳過。是克已復禮底效驗。今又以爲學即在此。何也。曰。爲學是總說。克已復

禮。又是所學之目也。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眞。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疊說。

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

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作得這文好。這箇說話。

便是所以爲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爲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莊莊然。却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以上語類十三條）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與可以無與。與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以上語類三條）

問原思爲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爲一章。曰。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冉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爲二。乃佳。（答趙恭父○文集）

子謂仲弓章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

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欽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耳。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爲法。語其不肖。可以爲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

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語類）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

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問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是閒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總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閒事。

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豪私僞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豪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

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豪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

或曰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疎略。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豪私欲處。今日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

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又問橫渠云云。文蔚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學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

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

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復思量。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浹髓。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拗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

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爲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爲主。心常在外。常爲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久著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如何。曰。不用著力。如決江

河。水至而舟自浮。如說學。只說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到說處。是不曾時習。時習則相將自然說。

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時。日月至焉。是有時從外面入來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者是也。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有進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如末由也已。眞是著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眞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自然要去。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才著手推動輪子了。自然運轉不停。如人喫物。既得滋味。自然愛喫。日月至焉者。畢竟也是會到來。但不久耳。

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何故以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況萬善乎。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卽是收拾此心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豪私欲耳。

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迥別。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伊川言略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以上語類十三條）

季康子問仲由章

問謝氏三子於克已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曰。世間固有一種號爲好人。然不能從政者。但謝氏言克已獨善。說得太重。當云脩已自好可也。（語類）

賢哉回也章

問顏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

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卽是私欲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又問說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單說。不會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翫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

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疏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問與不違仁

如何曰。僅能不違。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

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剝去容易。聖人一爲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

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係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

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爲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故伊川荅之如此。

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爲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豈非顏子工夫至到。道體渾然與之爲一。顏子之至樂。自默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以類十條

非不說子之道章

伊川曰。再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

爲學爲已。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廢與自止。兩廢則罪不在已。自字意不同。自止乃已之罪。）謝氏曰。欲爲而不能爲。是之謂力不足。能爲而不欲爲。是之謂畫。以畫爲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緊切處。呂氏發明伊川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甚親切。廢字作足廢。太鑿。

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之說。但於廢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不同之意。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者。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非眞力不足也。此說自與本文不合。而來說必令牽合爲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不同。却得本文之意。（語類）

子謂子夏曰章

問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

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

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爲遠者大者或昧。曰。上蔡此說。某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之說。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爲大儒毋爲小儒。如何。曰。不須說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今看此

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作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爲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豪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爲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以上語類二條）

子游爲武城宰章

問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

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胷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以上語類二條）

孟之反不伐章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爲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語類）

不有祝鮀之佞章

第十五章凡七說。（伊川三說。）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呂范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

曰。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通。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說。侯氏曰。而字疑爲不字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

語類

誰能出不由戶章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范謝說稍寬。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

語類

更宜思之。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幷周禮諸屬。

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以上語類二條

人之生也直章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其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須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白直。自無許多周遮。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爲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

罔。只是脫空作僞。作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

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不須別爲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粗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中看得

越向裏來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以上語類三條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

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

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爲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

或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淸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以上語類三條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卽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卽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爲他所

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今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滾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以上語類四條

知者樂水章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

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之義。釋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爲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某謂如仲尼之稱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透。自今觀之。眞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汎濫。且理會樂山樂水。直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

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

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爲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以上語類五條）

齊一變至於魯章

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作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

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語類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語類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語類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

句。所以爲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功。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功。成甚次第。

橫渠云。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

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

而去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違於道第二十六章凡八說（伊川三說）今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楊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此則不博文之失二者皆不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伊川第一說曰博學而守禮第二說曰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二事非博文則無以爲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爲無用約禮云者但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無一貫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顏子博約與此不同亦似大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能顏子與

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無異。伊川以顏子之約爲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合作知要。伊川第三說。與第一第二說同。但說大略耳。曰。此說大槩多得之。但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則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以上語類五條）

子見南子章

諸先生皆以矢爲陳。否爲否塞之否。如此亦有甚意思。孔子見南子。且當從古注說。矢。誓也。或問若作誓說。何師生之間不相信如此。曰。只爲下三句有似古人誓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之氣象。

或問此章。曰。且依集註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中以爲不當見。便不說。夫子似乎發呪模樣。夫子大故激得來躁。然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祖道曰。橫渠

說。以爲子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爲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做一箇出路。却不必如此。橫渠論看詩。教人平心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然。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爲已甚。這樣處便見。（以上語類三條）

中庸之爲德章

問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爲是不知。（語類）

如有博施於民章

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爲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者

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已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已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已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爲仁之術。（立是立得住。達是行得去。）此是三節。

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已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已及人。仁之方也。

或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

何。曰。某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却只如此說了。如是爲仁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胷。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已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又曰。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

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

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以上語類七條）

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

曰。此說是。答潘恭叔　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五

論語六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

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著。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

如何。

裴卿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恁地。畢竟多欠了箇篤好底意思。（以上語類二條）

述而不作。敬夫云。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老彭述而不作。孔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愚謂平易二字說不著。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其

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爲盛德之至也。爲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爲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等閒說過。而於卒章忽爲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爲之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於本文之指。爲病亦不細也。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默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爲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爲不切於己。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

鄭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

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以上語類二條）

問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與。詳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曰。正爲合若聖與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答劉季章　○文集）

德之不脩章

或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作脩。如何喚作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言好脩治之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作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問徙義與改不善。兩句意似合掌。曰。聖人作兩項說在。試剖析令分明。徙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見人做得恰

好。自家還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重新改換方得。

叔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畧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若徙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徙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

或問德之不脩一章。曰。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二三分不是。自家却見得那二三分不是處。即遷而就之。要教十分是著。改過。則是十

分不好。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意正相類。

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著脩於己。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徙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也。

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豪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以上語類五條

子之燕居章

叔器問申申夭夭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夭夭。好貌。觀桃之夭夭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

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以上語類二條）

甚矣吾衰章

問夢周公是眞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寤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寓錄此下云。孔子自言老矣。以周公之道。不可得行。思慮亦不到此。故不復夢。甚歎其衰如此。）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淸淨者爲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

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爲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爲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爲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

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纍垂。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眞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

問伊川以爲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注則以爲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以上語類六條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

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答方伯謨　○文集）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卽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囫圇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

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樸子了。

問據於德依於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勿失。仁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

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雖有歸著。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

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成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於我。故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孝。忠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爲子盡孝。爲臣盡忠。這只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

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爲行。依於仁。仁是箇主。即心也。依於仁。則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於藝。蓋上三句是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來做這箇。是游來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藝方得。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他不下。據於德。是行道而得之於己。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亦須游於藝。問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

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翫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以上語類十條）

敬夫云。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愚謂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病。蓋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

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爲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屑卑近之意。故恥於游藝而爲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爲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爲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鴈是較直錢底。語類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食於有喪之側章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爲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爲之悲哀者。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

漸過去。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以上語類二條）

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胷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飫飽。臨乎哀戚之地。此心爲之感動。而吾之哀戚亦與。然於食蓋不下咽矣。豈能甘美而飫飽也。哭者哀之至。弔死而至於哭。必其情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悴。中情之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

之退而便歌樂。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眞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強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情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之日用間。則此事更有曲折。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爲難掩。力辭而峻拒。則又恐咈情而近於徑徑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他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飲胙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曰。聖人性情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爲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諭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答陳安卿　○文集）

子謂顏淵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

此八字極要人翫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開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繫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繫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

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時舉錄云。聖人說命。只是爲中人以下說。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

到那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

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閒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以上語類七條

富而可求章

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語類

子在齊聞韶章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

石丈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甚據。

淳問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爲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以上語類三條）

再有曰夫子爲衞君乎章

論子貢問衞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荅。便作荅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

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珠玉直截天淵矣。

夫子爲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子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衛公輒亦於義當立者也。以輒當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著本心。則便是不仁矣。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間不恰好處。便未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爲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爲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爲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爲輒。（以上語類三條）

問夫子爲衛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衛君以父子爭國。夷齊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輒之罪著矣。楊氏辨論最爲詳盡。但輒之罪則在據國拒父。無父子之義。而叔齊雖有父命。乃以天倫爲重而逃去

之。則以叔齊當輒。輒之罪何所容於天地間乎。似不必引郢以爲說。冉有之問。其不爲郢發也明矣。其後說爲勝。然所謂輒乃先君之命者。按左氏。靈公嘗欲立公子郢矣。輒乃郢讓之。夫人立之。不知此言別有所據否。如所謂蒯聵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爲至當。然猶疑輒之逃避。當在靈公既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曰。此說甚善。荅方賓王

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荅陳安卿○以上文集二條

飯疏食章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

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

保守。以上語類三條

加我數年章

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爲奇。二畫爲耦。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爲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

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

因學者問學易無大過章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耦。一畫是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推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來文王却就畫繫之以辭。看來易元初只是畫。又曰。天地只是一箇陰一箇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吉爲善凶爲惡。又看所處之位。逐爻看之。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又曰。如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著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

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无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氷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胷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胷中寫出這箇理。以上語類二條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

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於詩書執禮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恭又云。觀子貢此處。固足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大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爲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以上語類二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爲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發。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

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辭。其實超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眞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爲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略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乎

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豪之間隔。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眞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以上語類三條）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答陳安卿○文集）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語類）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乎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

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語類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語類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纔作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牆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

是捨命。以上語類二條

問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已。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亦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已。某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曰。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荅鄭子上○文集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會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語類

子以四教章

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脩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

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爲忠爲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

讀子以四教。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

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功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與。曰。然。

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

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銖因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否。曰。不特此也。唯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唯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以上語類五條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竇問善人有恆一章。有恆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是有恆。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

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爲學亦是有恆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

吳伯英解亡而爲有章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上語類三條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楊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著記他終始首尾得失以上語類二條

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某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考之意曰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容別爲之說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答潘坦翁○文集

仁遠乎哉章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

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

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眞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

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裏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如戒愼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裏了（以上語類四條）

問斯仁至矣曰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答李守約文集）

陳司敗問昭公章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語類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語類

文莫吾猶人章

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之意同。語類

若聖與仁章

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會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

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以上語類二條

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教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已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答陳安卿○文集

子疾病章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荅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歉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爲之。然吾心既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某向爲郡禱旱時。如舊例釀祭之類。皆嘗至誠爲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以上語類三條）

問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既餒之氣。因復爲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天爲壽轉禍爲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恐心足不相似。曰。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

其無是理而姑爲之。（答陳安卿）

問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卽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卽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答程允夫　以上文集二條）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敖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語類）

君子坦蕩蕩章

問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只是胷懷平坦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胷懷寬廣也。曰。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答陳安卿　文集）

子溫而厲章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

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叔器說子溫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

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以上語類三條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

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

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以上語類五條

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蓉黃直翁

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歎。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胷次憒憒。自欺自誑。此病不小。（蒼楊志仁○以

上文集二條

恭而無禮章

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語類）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

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劄眼中便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語類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

毅父問遠暴慢章曰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粗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功曰只是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功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

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脩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作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閒字。後來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

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著衣喫飯。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

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爲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

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某思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這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若籩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著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以上語類七條

敬夫云。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辭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辭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愚謂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

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辭氣而能合理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辭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爲順便。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爲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妥與不妥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有非禮者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遠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有不實者矣。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遠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遠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以能問於不能章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

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

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儱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以上語類三條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

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作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

曰。如霍光當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霍光雖有爲有猷矣。只是無所守。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德。如霍光可謂有才。然其毒許后事。便以愛奪了。

燕慕容恪。是慕容皝之霍光。其輔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去之。遂以亂國。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以上語類三條）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作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且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爲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已爲是。凡他人之言。便作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已是。可見其狹小。

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爲不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却是以弘爲開廓。弘字却是作用。

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小好事。便以爲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

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爲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爲立

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眞箇知得這擔子重。眞

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以上語類六條

興於詩章

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豪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

亞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

却有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著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

敬之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

成於樂。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況先王之樂。中正和平。想得足以感動人。

居父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若精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禮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又曰。詩猶有言語可諷誦。至於禮。只得夾定做去。樂只是使他聲音節奏。自然和平。更無說話。荀子又云。禮樂法而不說。只有法。更無說也。或問此章與志

道據德依仁游藝如何。曰。不然。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

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以上語類六條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弟矣。却無緣又土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

如此。則前面方推是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坐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撥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從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民可使由之一章。舊取楊氏說。亦未精審。此章之義。自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代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況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

以上語類三條

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

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蒼范伯崇○文集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語類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先生云。一學者來問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試商量看。伯豐對曰。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已者。粗而喻之。如勇於爲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已。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爲驕。語類

三年學章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語類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爲先。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

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

以上語類六條

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

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蒼石子重○文集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語類

師摯之始章

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語類

狂而不直章

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爲大言。下梢却無收拾。是也。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悾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爲此亦因

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以上語類二條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語類

巍巍乎章

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間然四章。先生

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會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豪來奉己。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爲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語類

大哉堯之爲君章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

惟堯則之一章。曰。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以上語類二條

舜有臣五人章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

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是生拍破一般。

或問以爲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爲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以上語類三條）

事殷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答鄭子上）

○文集

禹吾無間然章

范益之問五峰說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著知言。也不曾如此說。

黻。蔽膝也。以韋爲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帶裳韠舄。（以上語類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

論語七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

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

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唯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卽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唯知行吾仁。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唯知行吾義。不爲不後其君而行義。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卽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唯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以

子絕四章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環。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已

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爲町畦他們都說人己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己爲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

問意私意也。我私已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著。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

橫渠之意。以絕爲禁止之辭。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爲。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以上語類八條絕四有兩說。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爲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諭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又來諭毋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答吳晦叔　○文集

子畏於匡章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卽是道否。曰。旣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旣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

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眞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

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著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已之去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盛衰。自應以已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以上語類三條

太宰問於子貢章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先生曰。太宰云。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

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

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爲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會講得。以上語類四條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荅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啟一段相反。不憤不啟。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啟發他。空空鄙夫。必著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

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卓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己。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

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是要人知模樣。

以上語類三條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已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

叩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

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蒼江德功○文集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辭。有時亦自諱不得。語類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爲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眞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以上語類二條

顏淵喟然歎章

學者說顏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已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

正淳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祖道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

周元興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著力不

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眞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

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唯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唯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郎當了。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之象。曰。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揚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

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這一時勇猛如此。却不見迫切。到末由也已。亦只得放下。曰。看他別自有一箇道理。然茲苦也。茲其所以爲樂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著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

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彷彿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曰。此說得之。（答李堯卿○文）

集

子疾病章

問子路使門人爲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爲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作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語類

子貢曰有美玉章

問沽之哉。沽之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爲疑辭。何也。曰。哉本歎詞。其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 荅李守約 ○文集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眞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爲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雒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

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語類

出則事公卿章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爲不爲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爲酒困爲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語類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

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

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爲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爲體。言與之爲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上。只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却粗。只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

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蘖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以上語類六條

語之而不惰章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以上語類二條

子謂顏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爲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蓋是顏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就

結果處。蓋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語類

苗而不秀章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語類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語類

法語之言章

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大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語類）

衣敝縕袍章

先生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作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

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以上語類二條）

問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貧與富交。強則忮。弱則求。人唯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

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答周舜弼○文集）

知者不惑章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唯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爲先。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楊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唯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以上語類四條

問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

人所當自力也。荅石子重
○文集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即爲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

亦不妨。伊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卽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

經獨不宜乎。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卽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

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豪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爲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

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著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

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伊川說權只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卽是須爲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是常理則得。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卽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并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爲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以上語類十條）

問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

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曰。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卽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蒼劉季章○文集

唐棣之華章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爾。語類

唐棣之華。敬夫云。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某按論語及詩名南作唐棣。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栘。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

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爲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爲第幾章耶。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鄉黨第十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著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著。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以上語類三條

第二節

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爲和樂。誾誾爲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爲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是和說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誾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以上語類二條

第三節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

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以上語類二條）

第四節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楔。楔闑之間卽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以上語類四條）

問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贊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躡齊否。曰。執圭而升。則足蹜蹜如有循。自不至躡齊矣。（答李堯卿○文集）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卽不復執之以下。故說作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圭。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

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

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以上語類五條

第六節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反以紅紫爲朝服。

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褐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褐。再入爲緁。三入爲

絳。四入爲朱。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也。緅。絳色。飾者。緣領也。齊服用紺。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緅爲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

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答張敬夫問目

問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注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

就牛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曰。此讀集注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褻禩。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答歐陽希遜。○以上文集二條）

第八節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豪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以上語類二條）

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字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曰。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

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爲正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蒼陳安卿）

問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曰。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醯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蒼李守約）

出三日不食之矣。敬夫云。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某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與張敬夫論祭肉不出三日之意　已論語說）

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之。）曰。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蒼陳安卿○以上文集四條）

第十節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

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己。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己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語類

問鄉人儺。古人所以爲此禮者。只爲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強壯。自無疑忌怯懾。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答陳安卿○文集

第十一節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舂後拜。

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愼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爲人粘泥。故說之較密。（以土語類二條）

第十三節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己耳。（以土語類二條）

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

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其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

答向伯元 ㄖ文集

第十四節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汎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

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語類

第十五節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語類

第十六節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寸式視馬尾。蓋舊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語類

42969